

鐵血精忠傳（九）

喬家才

戴笠史事彙編

河內除奸汪逆倖免

汪兆銘是中國國民黨的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主席，不是一個普通的官吏，他的行動關係太大了。當他逃到河內，一面和敵人勾結，企圖破壞我們長期抗戰，以獲得最後勝利的國策。一面又煽動國內的高級軍事將領，促他們背叛政府，響應他和敵人談和，真是罪大惡極，不能寬恕。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臨時會議議決：「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

據與德柏所著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所載，「三十日該會（一月三十日五屆五中全會）閉幕，蔣委員長於會後，派中央委員谷正鼎特赴河內，將汪赴英美法各國遊歷護照送汪，勸其赴歐美各國遊歷若干時，再回國服務。這項護照曾經該國駐華領事簽字，即可使用。但汪會見谷正鼎後，婉言拒絕遠赴歐美各國，谷氏使命未獲結果而歸。」

誠如汪兆銘給龍雲的信上所說：「日本以一再延遲，已有迫不及待之勢，」實際上他自己更

是迫不及待。因為當他還在重慶的時候，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日本今井武夫、影佐禎昭和他的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虹口公園旁邊重光堂會議的結果，他已完全同意，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聲明也是根據這個決定的。所以他到了河內，趕緊發表電報，響應近衛文磨，漢奸已經當定了，那裡會接受谷正鼎的勸告，擺脫敵人，赴歐美遊歷，以保持名譽呢？

中央對汪兆銘已做到仁至義盡，他既不回頭，那就祇好除去這個賣國賊，以保障我國長期抗戰國策了。鄧介民率領陳恭澍、王魯翹、唐英傑、余鑑聲、張逢義、陳邦國等赴河內進行勦奸工作。

陳恭澍他們進行除去這個和敵人已經勾搭上的漢奸，好幾次都失敗了，後來着手調查汪兆銘的住所和生活情形，知道了他夜裡睡眠的房間。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凌晨，王魯翹等五人破壞了汪兆銘哥倫比亞路住所圍牆上的鐵絲網，翻身進入院內，迅速奔到樓上，打開汪兆銘住的房間，擊斃躺在牀上的那個男子，他們滿以為已經達到為國除奸的目的了。

因為守門的越南警察大吹警笛，警察趕來，包圍了這座住宅。王魯翹和唐英傑走脫了，余鑑聲、張逢義、陳邦國三人被越南警察逮捕，判了七年徒刑，後來王魯翹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也送往越南監獄。

陳恭澍、王魯翹等費了很大的氣力，打死的不是汪兆銘，而是他的秘書曾仲鳴。原來那天晚上，汪兆銘和他的太太陳璧君吵嘴，經人勸解，兩人就睡在曾仲鳴的房間，後來曾仲鳴回來了，祇好睡在汪兆銘的房間裡，結果做了替死鬼。

滿清末年汪兆銘以革命志士的姿態，在北京謀刺滿清攝政王，被捕下獄。現在自己要做賣國的漢奸，也成了被人刺殺的對象，應該有所覺悟，懸崖勒馬，還不算遲。但他不但不覺悟，勾結更為加深了，由日本人保護，乘日本北光丸，由河內抵達上海，展開一連串的降敵賣國行為。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不是其他的。戴笠生稱軍統局的同志叫做「我們的同志」，軍統局的工作叫做「我們的工作」，軍統局的紀律叫做

「我們的紀律」，軍統局的歷史叫做「我們的歷史」。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機構所能比擬的，因為我們的一切不同於人家，所以叫做「我們的」。

我們的三個字起源於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八月一日戴先生在望龍門特務隊歡迎敵後歸來同志大會上說：「去年我們曾開過一次『我們的家庭懇親大會』，今年四月一日，我們又開過一次『我們的工作八週年紀念大會』，今天我們又開這個『歡迎我們的同志歸來大會』。好像『我們的』三個字，為我們所專用一樣。是的，就我們的工作和使命來說，這三個字我們是可以專用而無愧的。」

「我們的」同志的確不同於一般，在重慶的內勤同志，每天上三次班，工作十小時；每週祇休假半天，實際工作六十四小時；一年工作，合計三千三百三十八小時，那一個機關能有這麼長的工作時間？美國人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五天，四十小時，全年不過工作二千零八十八小時，要比我們少工作一千二百五十八小時，也就是說我們工作一年，等於他們工作了一年半，要比二分之一，還要多些。再看我們在敵後工作的同志，冒險犯難，做人家所不敢做，做人家所不能做的工作，同頑強的敵人作殊死戰，前仆後繼，視死如歸，那一個機關能做得得到？所以說，我們的同志必須加上「我們的」三個字，才顯得不尋常，不同凡俗。

我們的工作，敵前的、敵後的不說，就以大後方的工作來說吧！因為汪兆銘背叛國家，破壞

抗戰，做了漢奸，跑到南京，在日本人鐵蹄之下成立傀儡組織，於是勾引在重慶而和他們有關係的人去當漢奸。我們有責任保障這些人的清白，阻止他們下水，和汪兆銘同流合污。我們也不能讓漢奸組織擴大範圍，增加聲勢，讓這些人離開重慶，去參加偽組織，為虎作倀。

這些人有多少？重慶一地就有三百多人，祇能在暗中防止他們離開重慶，表面上又要不露聲色，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務，偏偏又落在我們的同志肩上。為了達成這種任務，交通檢查就是一種有效的手段，而坐汽車的，又都是有權有勢，不好對付的大人物。小龍坎檢查所所長勞建白執行檢查任務，負責不苟，因為檢查了維汾先生的坐車，惹下麻煩，被重慶警備總司令劉峙撤了職，還要禁足兩週，檢查工作真是費力不討好。

戰時物資缺乏，需要我們的同志搶購搶運。戰時軍費浩繁，稅源減少，為防止走私漏稅，又要我們的同志從事緝私工作。總之，我們的任務繁重，工作艱巨，也不是任何機關可以比擬的。

我們的紀律，非常嚴格，也不同於一般，絕不姑息養奸，而我們的同志遵守紀律的精神，也不是一般機關能够做到的，戴先生不准打麻將，打麻將要槍斃人，事實並沒有槍斃過一個人，打麻將已經禁絕了。

中國人打麻將已成習慣，禁絕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們却做到了。抗戰時期不准結婚，命令下達以後，我們的同志就人人個個去學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大家做王老五，除了我們同志，誰能做得得到？

戴先生說：「我們光榮的歷史是同志們汗血淚所造成的」。除了忠義救國軍和別動軍作戰陣亡的不算，單就敵後被敵人殺害的同志，就多達一千七百多人。他們成仁就義，可歌可泣，犧牲的非常壯烈。這不是任何一個參加抗戰的機關團體能够做到的。這樣慘重的犧牲，這麼多的汗血淚寫下的歷史，能不珍貴？能不愛惜嗎？

戴先生說：「我們必須流血來灌溉先烈所種下的燦爛鮮花，我們必須流汗來培養將成熟的革命鮮果，我們必須流淚，將此千千萬萬的淚水，匯成一支非常洪大的奔騰澎湃的怒潮，為激進我們工作的電力。」這就是我們不同於別人的所在。

「我們的」三字已經成了軍統局的專用形容詞，一切上面，都冠以「我們的」，絕不是他們的，別人的。「我們的」三個字多麼美麗，多麼令人有親切感！

忠救軍淞滬指揮部

淞滬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別動隊張業率領第四支隊兩千人，渡過蘇州河，掩護國軍撤退，全部戰死，沒有一個生還的，這是軍統局同志在戰場上，犧牲最大的開始。陶一珊率第五支隊得二三兩支隊協助，固守南市至徐家匯，掩護國軍撤退，最後退到法租界，化整為零，轉入地下。軍事組組長於十二月率特務大隊、青浦、松江兩訓練班、余山教導團及五支隊部分隊員一千七百多人，經蘇州、溧水、繁昌、九江，撤退到安徽祁門縣歷口，整編為教導第一團，俞作柏任團長。

二十七年一月副指揮官何行健率第一支隊的雷忠大隊，與毛森的江山幹部訓練班及東陽巍山的浙東支隊，編成教導第二團。同時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總指揮部改為別動隊教導總團部，戴先生自兼總團長，俞作柏為副總團長，負責實際責任。又將第一團改編為第一支隊，由湯毅生任指揮，第二團改為第二支隊，由羅國照任指揮。

二十七年三月奉到委員長的命令，負責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鐵路沿線的國軍，以加強敵後游擊工作。澄錫虞地區，經阮清源趕走共產黨朱壽華、楊行方後，確實掌握了第五、第六、第十支隊，基礎已經鞏固。浦東方面，鮑步超在奉賢成立專員公署，編成李志明第三支隊，于陶生的第四支隊，馬柏生的第八支隊，活動於奉賢、南匯、川沙一帶。六月間敵封鎖浦東，攻擊我新成立的第三支隊，斃敵五十多人；攻擊我南匯大場的第四支隊，斃敵七十多人；攻擊我奉賢的第八支隊，斃敵百人，俘一軍官，但年底第二次和敵作戰，我第八支隊指揮官馬柏生負重傷，部隊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

南京附近，管容德組織了南京行動總隊，管容德任總隊長，賈維祿任副總隊長。計別動隊共轄八個支隊，一個行動總隊。

五月呈准改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戴先生和俞作柏先後任總指揮，徐光英和尚望先後任參謀長，戴先生為甚麼要把這支游擊部隊叫做忠義救國軍呢？

當淞滬戰爭激烈的時候，戴先生在上海指揮別動隊作戰，徐亮覺得他所負的責任重大，不應

該在上海親冒矢石，做戰場上的勇士，勸他早回南京，他却覆電說：「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草創伊始，而遽當大敵。無薪餉之奉，官爵之榮；所憑以犧牲奮鬥者，『忠義精神』也。當以身先為倡，庶乎能穩固根基，發揚光大，豈可臨危他去？」這忠義精神四字就是忠義救國軍的來源。

二十八年春忠義救國軍在上海成立淞滬指揮部，任命楊蔚為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徐志道為參謀長，移指揮部於澄錫虞三角地帶。這時候，以浦東的第三、第四、第八三個支隊為第一縱隊，何行健為指揮官；澄錫虞地區的第五、第六、第十三支隊編為第二縱隊，阮清源為指揮官，第二支隊也開江陰地區，參加淞滬指揮部戰鬥序列，與敵軍和共產黨展開搏鬥。

瑣瑣之戰——七月二十日中午，敵四百多名，附小砲三門，向無錫以北的瑣瑣集中，企圖攻擊我軍。楊指揮官命第二支隊沿北四房、石塘橋，前馬橋之線戒備，相機殺敵，並於馬鎮方面配備相當兵力，鞏固後方。命第五支隊進至瑣瑣警戒，主力進到塘石堰附近，支援第二支隊作戰。命第十支隊迅速佔領河塘橋水路要點，阻止北涇敵軍增援，命執法大隊向河湘橋方面警戒，監視北涇敵軍，掩護我軍側面，部署妥當，專等候敵人投入羅網。

下午兩點多鐘，瑣瑣敵南竄半里，和我第二支隊接觸，我軍堅強抵抗，以預備隊向瑣瑣東北須毛村攻擊前進，包圍敵人的左側背，第五支隊主力向艾家橋以西攻擊前進，包圍敵人的右翼，敵已不支，青陽峭岐的敵人到達戰場增援，我軍

不能達到盡殲敵軍的目的，入夜各隊迅速脫離戰場，這一仗斃敵百餘名，我也傷亡八十多人。

安鎮之戰——十二月上旬，江陰、常熟、無錫、武進各地的敵軍陸續增加，對澄錫虞地區的空中偵察，地面威力搜索，也很積極，顯然想和我軍主力決戰。這時候指揮部在長涇以北河陽橋附近；第一支隊在瑣瑣西北，主力在澄錫公路以東，一部在以西焦溪附近；第二支隊在安鎮東南；第五支隊在長涇、顧山、北涇之間；第六支隊在北涇東北地區；第十支隊在長涇、祝塘、陸家橋之間。

二十日夜，共產黨新四軍陳毅部四個營向我第二支隊攻擊包圍。二十一日楊指揮官和參謀長率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一部，由長涇向南支援第二支隊，和共軍戰於安鎮以北的膠山，第五支隊另一部由西向東衝擊共軍側翼，不得不分兵迎戰，第二支隊才得突圍。

二十二日安鎮、羊尖敵人出擊，共產黨不和敵人作戰，趕緊逃竄，我膠山第十支隊及第五支隊一部遂被敵包圍。幸第二支隊正向顧山方面前進，奉命趕往夾擊，第五及第十支隊，才安然脫離戰場。安鎮之戰，既要對付敵人，又要對付共產黨，是兩面作戰，共產黨不打敵人，專吃抗戰的部隊，這就是一個實例。

加強電訊情報作戰

無線電專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溫毓慶在民國十七八年開始偵譯各反對黨派密碼電報，由財政部長宋子文支持經費，是為我們首創破譯密碼

電報的工作。十八年（一九一九）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先後叛變，軍事迅速蕩平，多得力於這項破譯情報，這項工作後改為總司令部電務股，由黃秉弼接辦。

戴先生眼光銳敏遠大，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二十三年接長南昌行營調查科，命魏大銘選派電訓班的竺烈民、劉寶岩、楊仕倫、王懷仁四位同志到電務股學習，培植了軍統局破譯密碼的人才。

政府遷都重慶以後，溫毓慶任密電檢譯所主任。當時各情報單位中統局、軍統局、第二廳、國際問題研究所、密電檢譯所，每月檢討成績，總是密電情報佔先。戴先生對事觀察深邃，想把這部份工作擴大，增加其效力，簽呈委員長，統一全國各偵譯機構，成立技術研究所，直隸委員長，由溫毓慶任主任，毛慶祥、魏大銘任副主任，這個機構成立不久，溫即離開，實際責任落在魏大銘肩上。

後來蕭勃在美國和破譯機構「黑室」創辦人雅德賓（Herbert O. Yardley）接頭，秘密聘為顧問，以 Osborn 化名經香港、河內到達重慶。以神仙洞「豁廬」為招待所，成立研究訓練機構，魏大銘主其事，選定陳祖舜、邱沈鈞、劉寶岩等及學生十幾人參加工作。二十八年第一年工作，人員五十多人，偵收機五十多架，偵收入員二百多人，收到日本陸軍密電二十萬份，經過研究的兩萬份。雖然成績並不理想，收獲不够豐富，然長沙第一次會戰，及以後二次三次會戰勝利，這項情報的貢獻仍然是很大的。

雅德賓不慣於警報，工作了兩年就回美國去了，他深思鑽研，確有過人的地方，他精於打撲克，自己誇稱，每一次賭博，多少總要贏幾文。他的密碼知識技術，對軍統局很有貢獻。他帶來幾種小冊子，講事破替代、易位等變密 Cipher 的技術，我們根據這種知識和技術，破譯了日本空軍密電。雅德賓雖然引進變密 Cipher 新認識，但仍然沒有改進我國的密碼保密。雅爾達會議，史達林說不要通知蔣委員長。羅斯福說：「不通知也好，今天通知了蔣委員長，明日全世界都會知道。」就是嫌我們的電報不够保密，後果影響嚴重，豈能忽視？

從電訊上獲得的情報，的確比地面上所獲得的，時間迅速，數量豐富，而且很有用處。問題在有沒有這種技術，這就是戴先生特別重視這項工作的原因。美國太平洋各戰役，就是靠電訊情報獲得勝利，最著名的為破譯日本的 Purple Machine。英國在歐非各戰場獲勝，全靠破譯德國的 Enigma 密碼機。軍統局對這一項工作，在魏大銘負責主持之下建立起來，向時代邁進，成就輝煌。

穿衣服也不能馬虎

戴先生非常注重儀容和服裝，他自己經常穿中山裝，很少穿西裝，軍裝也不常穿。他穿的中山裝永遠是那麼平整，像新的一樣，皮鞋光亮，不着一點灰塵。他對同志們穿衣服，也不馬虎，看見衣服不整潔的，立刻糾正。

軍統局紀念週上千人參加，列隊站在羅家灣

廣場司令臺前。由王兆槐擔任指揮官，後來改為何龍慶。

穿軍服的和穿中山裝的，必須分別站開，不能混在一起，服裝的顏色也得分開，灰色的在一起，藏青色的在一起，然後再分高矮次序。要把形形色色的一千人，排列的整整齊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任何機關不肯這樣的，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戴先生却非要做到不可。起初整理這種隊伍，很費力氣，王兆槐傷透腦筋，日子久了，成了習慣，每一個人都不好意思隨便，會照着自己所穿的衣服，站在自己應該站的位置，不到十分鐘，這種隊伍就整理好了。天下無難事，戴先生的字典裡沒有「難」字，在他領導之下，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南京洪公祠短期訓練班有位擔任警衛的同志穿了一件藍色長衫，戴先生給他錢，要他做一套中山裝。過了幾天，戴先生看見他仍舊穿着那件長衫，很生氣地說：「誰教你穿這樣的衣服？別人說我們是藍衣社，你為甚麼偏要穿一件藍布長衫呢？給你錢做中山裝，為甚麼不做呢？」

「報告戴先生，你給我的錢，已經化光了。」那位同志老實說，戴先生沒有再說甚麼，掏出一把鈔票給他，要他趕快去做衣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他整頓杭州警察局，由浙江警校派出十位政治教官去做指導員。先給每人定做一套黑呢警察制服，一雙黑皮鞋，一輛新腳踏車，裝備整齊，才派出去。要想整頓別人，自己先得整齊劃一。

「七七」抗戰，上海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青浦、淞江兩訓練班，調汪祖華為淞江訓練班副主任。汪祖華到達上海的時候，戴先生正在發高燒，住在醫院裡。他走進病院，祇有陳質平一個人陪在那裡；戴先生面孔燒的發紅，呼吸急促。

「你穿上這套衣服，在戰地工作，太不方便。」戴先生睜開眼睛，看見汪祖華穿着一套西裝，沒有等他說話，從枕頭旁邊抓起一把鈔票遞給他，說道：「趕緊去做一套中山裝！」

董崇山在第二處國際科工作，奉派到第三戰區公幹，戴先生召見的時候，見他穿得衣服很單薄，說道：「出遠門，衣服不能太單薄！」於是把他自己的一件大衣送給董崇山穿。

戴先生不祇注意衣服整潔，而且對同志推衣推食，正如子路所說：「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戴先生感人的地方，令人永遠難忘。

公祭歷年死難同志

戴先生極富感情，具有悲天憫人的同情心。他說：「我們的工作，今天就是悲天憫人，彰善癉惡。所謂悲天憫人，就是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同志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切體會這幾句話，篤實踐履，處處拿我們革命的行動來表現，然後國家才可得救。」

他對死難同志念念不忘，因為革命的光榮歷史，都是由他們締造的，他們已經完成了悲天憫人的職責。戴先生說：「近來更感覺到本黨五十年的光榮歷史，只憑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有名有姓

的先烈，還不足以寫成，必須有廣大的無名無姓為革命而犧牲的羣衆，才可以完成一部光榮的歷史。……他們都是為公理正義而鼓起了勇氣，無聲無臭的革命，而貢獻了自己，用汗血奠定了革命的基礎。雖然史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是實際上沒有他們，革命便不成功。我所講的這些在革命史上為大眾所不注意的問題，和大家所忽略的人物，在今天可說就是我們。」

又說：「站在革命最前線的我們，必須踏着先烈的血跡，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繼續可歌可泣的史蹟，使本黨的一部光榮革命歷史萬古千秋的寫下去！」

因此，他對於祭祀死難的先烈，非常重視。其實戴先生極重視祭祀，追念死者，非常認真、慎重，不祇對先烈而已。據楊繼榮說，他太太二十八年在上海病逝以後，逢年過節，不論走到什麼地方，一定要取出隨身攜帶的遺照，懸掛起來，祭祀一番，永遠不忘結髮夫妻的深厚情感。

從二十九年軍統局成立八週年起，每年四月一日上午，戴先生一定要公祭死難同志。祭堂佈置的肅穆莊嚴，供奉着先烈的牌位。是一次隆重而又悲哀的祭典，有許多同志都暗自飲泣，泣不成聲。

二十八年四月五日清明節，戴先生在前一天下手令，公墓落成和祭祀死難同志同時舉行：

(一)明日上午公祭後，在鄉間大禮堂聚餐，每桌應有紅燒豬肉和香干一碗，炒辣醬一碗。

(二)公祭時應有軍樂隊奏哀樂。

(三)應通知王文劍準備照相。

(四)立人小學學生能走路者應參加。

(五)招待所待命同志應全體參加。

(六)公祭時應放鞭炮。

(七)抗園同志與各地來渝學生未離去者應參加。

(八)重慶外勤各單位均應派遣同志參加。

(九)明日係公墓落成與致祭死難同志，同時舉行，故儀式應注意，而在渝之榮譽眷屬，亦須酌量參加也。並須於明日上午八時以前到達「縹緲廠」，一律參加紀念週，所有代表不得缺席。

左傳：「祀，國之大事也。」戴先生對於公祭死難同志，指示得這樣詳細，既注意到軍樂、鞭炮、儀式、照像，更規定必須參加的人員，可見他是怎樣慎重其事。

致祭時，朗誦祭文：「嗚呼同志，人各有死。死而為國，猶活千秋。河清海晏，民康是謀。盧溝燄延，軒轅蒙羞。百二塵起，湯火羣赴。鋤奸殺敵，神武驍驅。斷脰折頂，壯烈寡儔。爾手爾足，我股我肱。音容懷想，能不涕流。一暨我陣，同邱爭求。勝利雲屯，迅將京收。英靈如在，含笑永休。哀哉！尚饗。」

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一日公祭時，戴先生手捧着先烈照片冊，說道：「同志們！請看我手裏抱着的是什麼？這是我們歷年死難同志的照片冊！……九年來的歷史是光榮的！這種光榮固然是由於全體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但若更鄭重、更適切的說，實在是我們死難先烈的賜予：『光榮的歷史是一篇血淚史！』」

又說：「我們今天在此地舉行隆重的祭典，

不是洒幾滴眼淚就算盡了紀念的能事。我們一定要踏着先烈的血路前進，才不辜負他們爲國家、爲民族、爲領袖犧牲的赤誠。我們要繼承他們革命的精神，完成他們未完的志願，來安慰他們在天之靈。」

「我們回想當年一般先烈同志的壯烈犧牲，真可說是對國家、對革命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粉身碎骨，奮鬥到底。我們今天紀念先烈，就是要以先烈這種精神來激勵我們一般後死的同志。我們要踏着先烈的血路，來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所以我們的精神條件，就是要以死報國，來盡我們後死者的責任，來報答領袖的期望。」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四一」他說：「我們的工作是神聖的，我們的歷史是光榮的，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先烈，僅僅貢獻了個人的身體，犧牲了個人的生命，便已獲得了團體的成功，完成了革命者的任務。如果我們了解革命者的權利，那我們就更了解『苦痛即是生活』，更能了解『死即是生』的道理。我要絕對地負責，使我們的同志和家屬，一定做到『同生死，共患難，同甘苦，共榮辱，只有團體，沒有個人。』要使團體成功，才有個人的成功。」

海上進攻揚威金廈

廈門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五月十一日淪陷的。戴先生對於廈門工作者早就非常注意，從二十四年給廈門負責人連謀的電報，可以看出來：「兄乎！華南情勢日急，廈門地居衝要，居民又甚複雜；吾兄職責重大，不言可喻。吾兄工作

成敗，其關係不僅兄與弟兩人也。」

戴先生命福建泉州組成立行動組織，從事海上突襲。泉州組以八十軍情報處名義招募青年四十多人，組成行動隊，於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十九日晚由王明來、陳達元率領，從泉州石井乘船出發。二十日晨三時抵達金門，分三隊從青島灣登陸突襲，敵倉皇應戰。我搗毀敵城角石砲臺，擊斃敵佐世保第二特別陸戰隊第二中隊士兵多人，奪獲敵輕機槍二挺，三八式步槍十六枝，安然撤退。隊員鄭良因傷重不能同時撤退，化裝乞丐，經金門同胞救助，安返泉州。

廈門未淪陷以前，閩南站站長陳式銳，已在島上建立了強固的基礎。廈門和金門這兩個海島，形式上雖被敵人佔領，但是戴先生決不放鬆，命令他的同志和敵人展開搏鬥，不讓他們有片刻安定：

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七點四十分鐘，廈門潛伏組在廈門民國路臺灣公會旁邊，三槍擊斃敵軍特務主任兼第一組組長田村豐大尉，工作同志安全撤退，毫無損失。

二十九（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下午六點鐘，廈門行動組的同志在鼓浪嶼漳州路李家園口擊斃漢奸黃蓮舫，一彈擊中心臟，兩彈擊中面部。

二月五日下午七點鐘，泉州組四十位突擊同志搶灘襲擊金門島，斃傷敵將近一百人，活捉到僑金門警察局長郎壽臣。返航途中，郎壽臣掙扎圖逃，祇留下首級交駐泉州八十師，師長錢東亮懸掛於晉江縣城內南大街十字路口鐘樓，示衆三天。

四月二十日晚十時閩南站三十幾位同志第二次襲擊金門，從青島灣登陸，破壞敵軍砲臺，打死四百多名敵僞守兵，奪獲兩挺輕機槍，六支三八式步槍。過了不久，又來第三次襲擊，使得金門敵人不得安然。

夏，我鼓浪嶼同志以兆和食品罐頭工廠爲集散掩護地點，被敵發覺，結果十三位同志殉難，一百多位無辜的同胞也被殘殺。

秋，戴先生命令閩南站，務必剷除敵興亞院聯絡部兼臺灣總督府駐廈門特務機關長澤重信。澤重信抗戰前就在廈門任全國日報社社長，指揮日本浪人，無惡不作。閩南站奉命後，派汪宗海潛入廈門，和反間組負責人林頂立取得聯繫，探知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半澤重信要到中路一號百樂咖啡廳，汪宗海在對面騎樓欄柱旁邊等候。三點正，澤重信走出咖啡廳，正要橫跨馬路上車時，在馬路中間被打死。任務完成後，汪宗海在廈門潛伏一個多月，才游泳到海澄縣嵩嶼。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一月八日，閩南站五位同志突襲廈門禾山，破壞敵軍牛家莊砲臺。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五月四日晚，中美合作所的約翰馬密拉上尉訓練的四名水手，從漳州石碼下海，駕一艘小船，潛到廈門港口，剛好半夜。四人各背TNT，涉水到達鷺江道碼頭停泊的一艘日本貨船旁邊，把炸藥綁紮在船舷上，標定爆炸時間，游回小船，駛離港口。貨船爆炸，敵軍以爲美國軍艦前來襲擊，驚惶失措，秩序大亂。

刺汪失手的烈士們

二十八年五月五日，汪兆銘在日本人保護之下乘坐日本的輪船到達上海，六月一日抵達東京，會見日本首相平沼，陸相板垣。後來，汪的嚶嚶們在上海和日本梅華堂的陸軍影佐、矢荻中佐，海軍須賀少將、扇少佐，外務省派出席與亞院的矢野和清水兩書記官，與亞院囑託犬養健（協助影佐）辦理交涉，以日本與亞院提出的內約為討論的基礎。這種內約，連策動和平的影佐都不滿意，他曾對犬養健說：「我們於辦日華交涉之前，須先辦妥日本人與日本人之交涉。以現在的形勢，汪兆銘對蔣，對中國國民，不能不成為賣國奴了。」

清水對內約也很不滿意，對影佐說：「我們把這樣的條件向汪提出，日本國還有信義嗎？照這樣的內約，不如即此中止，不要提出了。」

犬養健也說：「假定照原案實行，華北事實上由中國獨立了，最南的海南島也成為日本海軍的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傀儡政權嗎？」

連日本人都對所謂內約這樣不滿，而汪兆銘竟甘心做賣國奴，居然於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和敵人簽訂以內約為基礎的賣國條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這種漢奸賣國賊還不應該剷除嗎？二十九年一月九日汪兆銘的和平伙伴陶希聖和高宗武逃往香港，二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揭發秘約全部內容，二十三日蔣委員長為日汪秘約昭告中外。二月二十三日汪兆銘和南北兩個偽組織的漢奸頭目梁鴻志、王克敏在青島舉行漢奸會議，

三月二十九日汪兆銘在南京成立傀儡偽組織，粉墨登場。戴先生的同志不能不加強除奸工作了，雖然一次接着一失敗，但是除奸工作，前仆後繼，永不罷手，奮鬥到底。

劉戈青除奸被捕——劉戈青痛恨汪兆銘投敵賣國，一再請求前往京滬除奸。戴先生以為他既剷除了陳鐵，再到上海，不太安全，幾次拒絕請求。後來因為王天木投靠李士羣，寫信要劉戈青到上海，想借王天木進行除奸，才獲允准。二十八年他去了上海。結果除奸不成，被陳明楚送到七十六號，成了李士羣的囚犯。

吳廣恕和戴靜園雙雙犧牲——二十五年兩廣事變時，長沙人吳廣恕任湖南站長，桂系派湘潭人戴星炳到長沙活動，被吳秘密逮捕，送往南京。戴星炳素仰慕戴先生為人，遂參加軍統局的工作，改名靜園。二十八年十一月吳戴兩人同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談到汪兆銘投敵叛國，非常憤恨。戴靜園未入中央訓練團以前，曾接到汪偽集團陳石生函件，替汪延攬人才，邀他到南京去。戴靜園認定打入汪偽集團，進行誅奸工作，這是最好機會，偕吳廣恕去見戴先生，要求赴南京誅奸。戴先生嘉獎他們忠勇，允准所請，偕往南京，由陳石生介紹，參加了南京偽組織。

因為戴靜園工作過於積極，探聽汪兆銘的行動，引起陳石生的懷疑而被逮捕。吳廣恕不說一句話，祇求速死。戴靜園對漢奸們的威脅，厲聲回答：「誅奸不成，死而後已，天下豈有怕死的戴靜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吳戴二人就義南京。吳廣恕時年三十六歲。

陳三才烈並常山——蘇州陳三才清華大學畢業，赴美烏斯脫大學習電機，組織中國工程師學會。民國十四年回國，在上海創北極電冰箱公司，規模宏大。一二八淞滬戰起，結合愛國志士，以技術援助國軍，從事抗戰工作。後汪兆銘投敵，組織偽組織，陳三才憤怒異常，對人表示：「救國當先剷除這類大漢奸，不殺汪兆銘，不是大丈夫。」

後來陳三才和戴先生認識，以為抗戰誅奸，得其門而入了。戴先生派他回到上海，自購線索，進行誅奸工作。不幸被白俄出賣，向汪偽組織告密，而被逮捕。汪兆銘以為他是清華留美學生，而進行暗殺工作，感覺詭異，親自訊問：「我和你無仇無冤，為什麼要暗殺我？」

「我和你並無私仇，」陳三才說：「但是我要殺的是賣國賊。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二日，陳三才從容就義於南京雨花臺，時年三十九歲。戴先生以清華大學同學會名義，發起在重慶為他開追悼會，委員長特頒發「烈並常山」輓額，旌表忠烈。

邵明賢萬里赴艱——浙江警官學校畢業的邵明賢，做江寧警察局長時，縣長是梅思平。梅思平是汪兆銘偽組織的重要人物，實業部長、浙江省長、內政部長。他對邵明賢的印象很不錯，於是函邀在貴陽主持警佐訓練的邵明賢參加偽組織，邵明賢認為這是誅奸的最好機會，於是把梅思平的函件呈報戴先生，請求應邀參加偽組織，相機刺殺汪兆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冬携眷赴

滬，由梅思平安排，任偽浙江省黨部書記長，第二年調往南京，任警察廳督察處處長。他為取得偽組織信任，易於下手，工作積極，引起親友們所不諒所不齒，認為他做了漢奸。後來被偽組織逮捕，致函他的妻子：「當此體壯英年，理宜為國盡忠，方不辜負父母生我育我。而今已矣，夫復何言？自古是非紛紜，並無論定，個人一切，惟有留待國人之評判。」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與黃逸光同時成仁，誅奸未果身先死，可說死不瞑目。

黃逸光春秋大義——墨西哥華僑黃逸光，原籍廣東赤溪，體格魁梧，喜愛文學，墨西哥國立師範及民航學校畢業。和幾位朋友徒步環遊世界，經四十九國，美洲各華文日報，爭聘為特約記者。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天，到達巴黎，在華僑歡迎會，和正在巴黎養病的汪兆銘認識。因為廣東同鄉關係，又因汪賞識黃逸光壯志凌雲，胸懷壯闊，多次接談，建立情感。

抗戰軍興，黃逸光旅行到非洲，聞南京淪陷，義憤填胸，說道：「大丈夫生逢國難，當效命疆場，殺敵報國，否則亦當如荆軻子房，鋤暴懲奸，豈可隔岸觀火？」遂解散環遊世界團體，即刻返國，二十七年春到達漢口，和汪兆銘見面。汪嘉獎他回國參加抗戰，表示特別親切，親函介紹到昆明航校受訓。黃逸光原想做一個空中英雄，駕駛殺敵。不料他不適宜戰機飛行，改為地勤，因不能殺敵，十分懊惱。後來他的內弟陳耀祖因他和汪兆銘有關係，寫信給他，要他在空軍裏響應汪兆銘的和平運動。他對汪逆投敵叛國，破

壞抗戰，本已痛心切齒，得陳信更為憤怒。事被王叔銘將軍知道，遂介紹他去重慶見戴先生。

戴先生非常壯其志行，氣慨，抱負，施以短期訓練，付以偽國諜奸重任。黃逸光到達南京，汪兆銘委以中宣部編纂教育專員。汪兆銘數次被謀刺，奸膽已裂，對從抗戰大後方來的人，戒備很嚴，因黃和褚民誼、林柏生往來，欲親見汪兆銘，引起偽組織懷疑。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捕。

「汪主席對你不錯，恩高德厚，你為什麼要殺他？」審訊他的偽法官問他。

「逸光祇知道春秋大義，誅戮叛國奸賊。」黃逸光厲聲回答：「私誼那裏能害公理？」

十二月十七日，黃逸光和邵明賢同時成仁。成仁前索紙筆題句：

「可愛的中華！我願為你歌唱！我願為你而死！」

時年二十八歲。

尙振聲慷慨賦詞——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就參加戴先生工作的尙振聲，河南羅山人，慷慨俠義，詩詞激昂。南京淪陷後，任南京區副區長，二十八年曾被捕獲救。後見戴先生，請求再往敵區，偽裝投敵，相機誅除汪逆。投偽後，被任為獨立第七旅參謀長，密結中下級幹部，計劃待機包圍汪宅，一舉誅奸。事洩被捕，繫獄兩月，意氣自若。獄中填詞一闕：

「烽火遍神州，殘缺金甌，傷亡離亂幾時休？昔日繁華今瓦礫，虛舍為墟。莫負少年頭，素志當酬。相期

共挽此狂流，收拾山河與故國，賴我同儕。」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八日尙振聲在上海就義，敵偽要他向東跪下，他厲聲大喝：「我為中華男兒，革命志士，此膝義不屈敵寇漢奸！」乃向西站立，敵偽大怒，亂槍轟擊，壯烈成仁。時年三十九歲。

中外人物專輯（一）

汪公紀等著·定價肆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二）

雷囑岑等著·定價肆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三）

王培堯等著·定價肆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四）

賴景瑚等著·定價肆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五）

李先聞等著·定價肆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六）

胡耐安等著·定價肆拾元